

黄秋耘

原名黄冕显

曾用名：昭彦、洛思、跋芮

祖籍广东顺德

1918年生，香港



已出版著作二十余部

代表作有：《雾失楼台》、《丁香花下》

《风雨年华》、《往事并不如烟》等

黄秋耘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黄秋耘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本人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三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文苑百花盛开，争妍斗艳。广东一千多名老中青作家群情踊跃，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为光耀中华文化奋力图强。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战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

造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按老中青序列，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
作，逐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主 编 陈国凯

副主编 蔡运桂

编 委 陈国凯

欧阳翎

蔡运桂 欧阳翎

黄培亮 范汉生 袁宝泉

吕 雷 熊 诚 游焜炳

黎基卓

写 在 前 面

我不但不是一个专业作家，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哪一个文学领域是我的主攻方向。国际笔会(P.E.N.)把文学工作者分为五大类：Poets(诗人)、Playwrights(剧作家)，Essayists(散文作家)、Editois(编辑)和Novelists(小说家)。我只是在那个E字上沾了点边，当然这很不够格。P字，与我无缘，我只会写些旧体诗词，却很少写新体诗。N字，我只不过是一名笨拙的学徒罢了，而且习作也寥寥无几。假如一定要把自己归入其中的一行，我应当自供，我写得比较多，而且最喜爱的文学样式还是散文，特别是抒情散文，我是E字类，即使不是散文作家，至少我也做过好些年编辑。

收进这部集子里的文字，散文大约占一半左右，其中《雾失楼台》、《丁香花下》、《危驿孤

灯照别愁》、《中秋节的晚餐》、《难忘的眼神和泪光》等篇，一向都被人们看作是我的“代表作”，我自己也默认。这些作品在艺术成就上显然并不怎样理想，但它们确实写出了我的心灵，我的经历，我的性格。诗人邵燕祥同志曾经把这些散文概括地称作是“血泪文章战士心”，如果去掉了过分揄扬的成分之外，我大体上是同意他的鉴定的。老实说，我虽然当过多年军人，但“战士心”并不多，不过，我的一些比较动人的文字，倒确实是用血和泪写出来的，我愿意奉献给读者的，主要也是这一类文章。罗曼·罗兰说过：“要散播阳光到别人心中，必须自己的心里先有。”我也认为，要激发别人的血泪，应该不吝惜用自己的血泪写文章。

当然，收进这部集子的并不全部是血泪文章，例如一些评论、小说、杂文、游记、人物特写等等。恐怕很难说它们全都用血泪写出来的，但是至少可以说，作者写作的时候，笔锋总是饱含着感情的，不一定是血泪，有时候有爱，有讽刺，有幽默，有欢乐……但总离不开感情。“文章不是无情物”，我确实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我写不出干巴巴的不带一点感情

的文章，也绝对不敢把这样干瘪乏味的东西硬塞给读者，败坏他们的胃口。

作者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散文

一年祭.....	1
门外爱谈.....	7
雾失楼台	12
丁香花下	28
难忘的眼神和泪光	35
中秋节的晚餐	44
重返三堡村	49
月迷津渡	57
危驿孤灯照别愁	63
冬天，火的回忆	72
往事与哀思	76

“十年生死两茫茫”	85
哀阿雪	94
忆谷柳	100
每忆新波更断肠	108
老将	115
一个从不露才炫己的人	123
我所认识的韦君宜同志	129
去国	140
富士山的四季	143
五月雪	148
汉城秋色	153

小说

杜子美还家	157
鲁亮侪摘印	168
古怪的猫的自白	179

杂文

黄花节感旧	190
想起了屈原	193

历史的哑谜·····	196
鼓掌通过·····	200

文艺随笔

启示·····	202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	207
刺在哪里? ·····	213
借古讽今辩·····	226
“怨”无罪·····	230
杂文应当复活·····	233
“山石”与“女郎”·····	236
“十年浩劫”还是要写·····	239
作家自杀之谜·····	243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	247
文人宜散不宜聚·····	250
“弦箭文章”·····	253
匕首投枪仍然有用·····	256
面向文学 背向文坛·····	259

文学评论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262
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	271
我和散文.....	284

附录

黄秋耘简介.....	294
黄秋耘主要著作目录.....	297

一 年 祭

（献给我们倒下了的

伙伴——宝璋）

十七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只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自从你死了以后，我才深切地感到这句话的悲哀。

虽说年来的摧折早已磨钝了善感的心灵，而当你噩耗传来，仍然给予我几乎不能自持的打击，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忧郁像一块沉重的磐石似的紧压着我底心头，我有时长歌当哭，有时似醉如狂。甚至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午夜，我独自跑到郊外荒山，对着明月青松，向天默祷，希望你魂魄有灵，前来相见，过后我又深深怪责自己的愚昧和迷信，可是谁能否认，在这愚昧和迷信的另一面，却闪耀着深挚的友情的光辉。但在这庸俗的人世间，有谁能了解我的衷曲？没有一个人我可以倾诉（我也不愿随便向人倾诉）。倒是和你并不相识的莹从我不

经意的透露中察觉了我底哀愁，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使我感动而又难堪的长信。然而，即使是她，现在也转战于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消息渺然，死生莫测了。而今而后，我将更向何人共话你底生平？

记忆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既不能也不忍把它深埋，只好抒诸纸笔，当然，我并没有要求别人来分担我底悲哀的意思。

认识你，是那么的偶然。当时我正从铁狱归来，身心都疲乏得像一匹失群的孤雁。即使是最接近的朋友和亲人，也像对麻风病者般的远避着我，生怕我从某一种地方带来的“病菌”会传染到他们的身上。而你以一个初相识者的地位，却给予我以超乎常情的帮助和抚慰。我当然感动，但有时也禁不住会这样想：你有一副好心肠，为什么不用在更广阔的地方？

一九四一年春天，正是“暗雷暗电，血沃中原”的季节（“皖南事变”后的日子），你和我也曾约同几个朋友出版了一本正道直言分辨是非黑白的小册子《新四军事事件面面观》，想不到这本我们认为是心血而别人认为是炸弹的东西，几乎闯下了滔天大祸，当我一度被“传讯”

的时候，你的焦急实在难以形容。事后朋友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你在电话中也不敢提起我的名字，恐怕对于我的安全有什么不利，却想不到你用的是自动电话，哪里会有人偷听。

虽然环境对于我们并不怎样有利，但我们究竟不自甘于沉默，没有情热，没有声音，毫不顾虑到任何困难和阻挠，我们以几个人的力量，终于办成功了一个后来销数达到八千五百份的杂志《青年知识》，当然，大家都兴高采烈，找资料的找资料，写文章的写文章，而你却欢乐地担负了别人认为不值得一顾的事务工作，清理帐目。我们在这一角小楼之上，常常挨磨到夜静更阑，揉着眼皮，打着呵欠，总是由你轻快地喊一声：“青知之夜，是何等光亮！”然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大家到外面去喝杯廉价的咖啡。

太平洋的暴风雨摧毁了我们艰辛缔造的一切。回到祖国，我们都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环境里，为着寻求个人的温饱而奔波忙碌，记得在桂林的一间小旅馆里，你凄然有感地向我朗诵着艾青《诗论》中“假如人生仅是匆匆的过客，在世界上彷徨一些时日……”的一节，随后又对

我说：“洛思，难道我们命定着做这样的人么？”直到现在我还想起当时被你这番话所激动起的心情，然而，生活叫我们都不能像鸟一般的飞翔，你入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而我却悄悄地躲进“蜗牛壳”里，面对着堆积如山的书卷。

之后，我们通信很多，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由于至今我还不明白的原因，使我四年来像“劳蛛缀网”般织就的爱情趋于破裂，那时我还年轻，几乎经不起这沉重的一击而倒下来。只有你以真挚的友情支持着我，鼓舞着我，在来信中，你引用着罗曼·罗兰的话：“人间的爱情，只有真理的爱情不三翻四覆，唯一的持久的幸福就是耐下心热烈地追求真理……”也许你想不到这一段话对于一个濒于破碎的心灵是多么有力的启示！

我一天天健康起来，你的来信也一天天减少，大概那时期是一个“言多必失”的年头，谁也不想为了多写几封无关要紧的信给自己和朋友招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只要知道彼此都好好地生活着、工作着，不就足够使我们都感到安慰了么？

正当去年秋天湘桂路烽火蔓延到桂柳外围

的时候，我开始为你一家数口的安全担心，听说你新婚的夫人正在病中，难免增加了你逃亡中的苦难。却想不到从一个朋友简短的来信里，知道你害了伤寒病，在兵荒马乱中的医院不能给予你以有效的治疗，经过一个多星期便病死了。

就这样，你终止了生命旅程已经整整一年了。人生不容易得到一个真正的朋友，而且世界又安排得那么不好，真正的朋友不能时常在一块儿工作、生活、学习，偏偏免不了死别生离。就拿我自己来说，年来天涯飘泊，日感孤单，也曾像捧着髑髅的庄周，求索着人间的温暖，然而生命的春风对于一个自甘流浪的旅人竟如此吝啬，比较谈得来的友伴，都死去的死去，受伤的受伤，远别的远别，C湮没于北国的风沙中，K滞留在敌后的海隅，而你又葬身于柳州城外的荒陬。“寥落故人谁得似？晓天星影暮天鸿”，我搔首问天，天也无语，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天，而是某些少数人给我们造成的苦难。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惻惻”，南瞻北望，漫天烽火，不知又吞噬了多少生灵？本来人生